随笔

人生不用太多的条件

阮 直

那些生存、成长条件好的人真让人羡慕，我们羡慕那些生下来就落地首都的孩子们；我们羡慕那些将门虎子与大家闺秀，在起点上他们就赢了我这样的草根一族，那些优越的生存条件，是我用其毕生的努力都无法实现的，比如他们从小就能受到的一流教育，他们有尽情挥霍不尽的财富。

其实这些身不由己的条件就不应该被列入为普遍人生的条件。因为它的偶然性就如我们的坐胎成天生丽质还是歪瓜裂枣都与自己无关，有关的只是我们能创造和利用的条件。

伦敦开始也是村庄，就像贵族的起点也有草莽，把村庄作为起点，把从创造条件作为开始，才是我们人人都具备的条件。有条件是个好命运，没条件就是个好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创造，就像历史上的犹太民族，在丧失了生存的家园遭受了灭顶之灾之后，他们漂泊世界各地，寄人篱下时，反倒强化了他们的生存能力。没有土地做工厂，他们有发明创造，没有广袤的国土立足，他们有智慧。按人口比例算，哪个民族都没像犹太人那样产生过那么多的教授、专家、学者。就像资源条件极差的日本，并没有制约他们成为经济大国。条件是一个国家、个人发达与成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撬动地球的力量也不用另一个地球，一个支点，一个杠杆的条件就具备理论的可能。

《鸟类世界》一书中记载这样一种海鸟，它能飞越太平洋，靠的仅仅是一小截树枝儿。飞行时，它把树枝衔在嘴里，累时，它把树枝放在水里，然后站在上面休息一会儿。饿了，就站在上面捕食；困了，就站在上面睡觉。谁能想到小鸟飞越太平洋依靠的仅仅是一小截树枝。试想一下，如果它带上鸟巢和足够的食物，它还能飞得动，飞得远吗？同样，成功也不能一味苛求条件，如果一味苛求条件，再好的条件也只能成为你捆绑在翅膀上的黄金，它不仅无助你成功，反而会拖累你前进的步伐。人类的生存与创造也是如此，成就伟大事业的那些人反倒没有什么优越的物质条件。

弱者等待条件，强者创造条件。真正的成功者就应善于在没有条件中创造条件。就像那只飞越太平洋的小鸟，仅仅依靠一小截树枝就能立足、生存、飞翔。

可如今的许多人创业，就是依赖条件，总是把自己平庸的人生归咎与条件不好，可条件都好了，我们还用奋斗吗。海湾地区那些王室成员家族的后代很少有科学家、艺术家、奥运冠军的，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就是他们翅膀上的黄金。今年的欧洲金球奖获得者阿根廷人梅西九年前还是个“侏儒症患者”，梅西在十一岁时被诊断出生长激素缺乏，而这会阻碍他的骨骼生长。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小梅西的治疗费用，因此全家决定移民西班牙寻求解决之道。可这样的身体条件没有制约梅西热爱足球，九年之后，他成了世界足坛的巨人。如果要是当初理智地对待自身的条件，世界足坛就没有了“梅西的神话”。当年的马拉多纳也被足球专家视为不具备踢足球身材条件的“侏儒”。可就是这些“侏儒”的条件反倒成就了他们谱写神话的动力。

抓住机遇，时刻记住不足，就完美了自己。成就每一项事业更多的时候不是要看已经具备的条件，而是要看我们创造条件的智慧与信心。说到要条件，就要那只飞越太平洋的海鸟嘴里叼着的那一截木棍儿就足够了。

渔舟唱晚（摄影） 吴建国

散文

又见牵牛花开

冯润青

早上出门，看见院子湿漉漉的，昨夜下了一场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一翻过立秋分水岭，慢慢转凉。几场雨后，早晚感觉到一丝丝寒冷。这一丝丝的冷，我立即就能敏感捕捉住，友说我是多愁多病的黛玉身，我只得嗟叹自己非那倾国倾城的貌。

车行路上，一阵微风吹来，心头一轻。阳光，空气，植被，被雨水刷洗后那么宁静、明亮、清澈，扑簌簌迎面而来，晃晃悠悠地碰撞着我。不由得喜盈盈起来，刹那，爱与欢喜，从心里滋生并茂密地生长着。

眼睛四下里打量，三三两两的牵牛花摇曳着蓝色的花瓣，从路边的杂草丛中探头又探脑。记得去年这时候，路边也有牵牛花，紫色、蓝色、粉色，成片成片地盛开着。我曾决心收藏一些种子，等到春天种植于自家的窗台，想象中，那满窗盛开各色花瓣，一定是非常美丽的风景。可我最终没能实践自己的决心，我不能自私地把整个季节的灿烂，收藏到一隅呀。

牵牛花几乎是一夜之间开放，那成片的蓝，在如水的晨曦、如水的秋里，欣欣然地擎着一只只小喇叭，自在飞扬。它们是多么矜持又高傲的小植物呀。

绿蔓如藤不用栽，淡青花绕竹篱开。这些牵牛花，有的攀上墙头，藤蔓抛出优美的弧线，喇叭状的花蕊，对着天空，拉响嘹亮的号子；有的与近旁的树枝拉近乎，柔嫩的手臂紧紧地环绕着枝叶，花瓣或低垂或侧倾，顾盼之间，熠熠生辉；有的尝试踩着茅草的身子，向上向前探头，茅草终承不住，只得一低再低，低到尘埃里；有的匍匐着荒地，尽力延伸、铺陈，那原本堆积瓦片、砾石、碎砖、垃圾的地面，犹如野丫头，换上盛装，竟然端庄娴淑起来；有的攀缘着石坝，尽情开花，仿佛与周围蓬松的狗尾草比美。

路边一处闲置的院落，钢丝门外望，庭院深深。那墙角边的牵牛花也好奇吧，钻进钢丝网向里面探着，还是望不见，又攀到门顶，昂着头，踮着脚眺望。不知道院落里有什么景致那么吸引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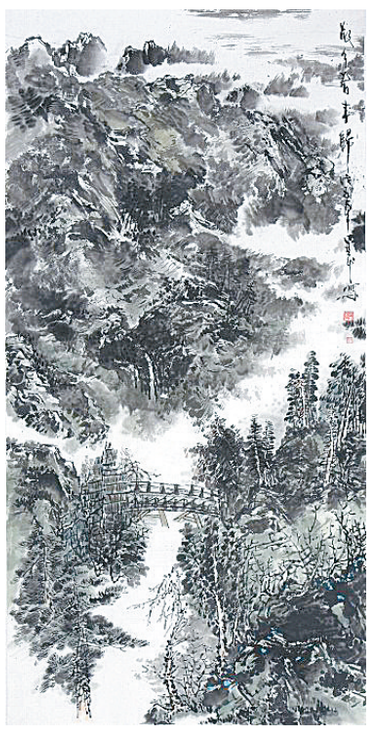
一处新建楼房，铁质脚手架上有藤蔓攀爬着，散开着朵朵蓝花。它们在跳钢管舞哩。

正午，阳光温和。我又一次行进在熟悉的路上。目光自然寻着芳踪，那些花儿卷曲着花瓣，安睡如处子。

我喜欢把个人的情感表露在外，并强加在身边的事物上，以为万物能跟随着自己的情绪变化，懂得我内心里的万马奔腾。牵牛花愿意接受我的意志吗？它自在花开花落。

它只是安于自己的一季，只跟晨曦、微风、雨水、土壤说着悄悄话。人生就当这样，“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我的修行不够深蕴，不能做到宠辱不惊，依然因着这些牵牛花，心情的湖面如风过留痕，涟漪，回旋。宋人危稹说，“青青柔蔓绕修篁，刷翠成花著处芳。”此一片芳菲，甚美。



故乡春来归（国画） 向亚平

第八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有感

周昆叔

登封嵩山南麓摆开万人少林武术表演的强大阵势，拳术精湛，刀枪剑戟，吼声震天，其力之美，志之坚，体之强，令人震撼。有感于此，抒怀如下。

嵩山山麓气势宏，万人表演显神功。
刀枪剑戟拳飞舞，吼声震天筑乾坤。

诗三首

吕小兵

人文

人文思想绽奇葩，代代恢宏启物华。
醒世应需啄木鸟，安民尤重性灵花。
春秋大义今还在，诸子珍言世永嘉。
特色真经瑰丽景，和谐社会绚朝霞。

民生

甲子轮回岁月迁，苍生福祉大于天。
风霜蹈砺舒民困，夙夜精勤解众难。
公仆情怀心切切，黎元柴米事繁繁。
枝枝叶叶凝关爱，人本高扬赋雅篇。

发展

科学发展义精深，贫弱交织必自沉。
竞渡千帆凭风势，登攀百丈览乾坤。
文明立世培基础，科教兴邦启巨轮。
始祖炎黄当笑慰，神州秋好色流金。

新书评说

黄河之水天上来

——《河，是时间的故乡》读后

耿林莽

一

王幅明先生主编的河南散文诗选，用了一个颇富诗意的书名：《河，是时间的故乡》。读过这本内容与分量均十分厚重的选本，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可不可以说，河南，是散文诗的故乡？或有以偏概全之嫌，至少可以说，河南，是中国散文诗的故乡之一，便当之无愧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散文诗草创阶段便崭露头角的徐玉诺、于赓虞赫然在目，他们的作品在那个时期便显示出异常的成熟，尤属可贵。我想说，书中选出的徐玉诺的《夜声》和另一位现居台湾的散文诗人痖弦的《盐》这两章作品，不仅是河南散文诗的光荣，也是中国散文诗的骄傲，尊之为经典，是能为历史所肯定的。

《夜声》仅三行，现抄如下：

“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
什么也不能看见，
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音。”

这诗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初，正是军阀战乱时期，诗人以如此精练的语言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当时中国最为突出的民族灾难。在散文诗初创阶段，许多人还在吟风弄月的陶醉中，这是何等难得。而且，她体现了散文诗最可贵的高度凝练、以小见大、思想与美文性高度融合的特色。闻一多先生当时即赞许说：“《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

于赓虞先生在当时提出的散文诗观，也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说：“散文诗乃以美的近于诗词的散文，表现人类深邃的情思。”他将情与思并提，极好地表达了思想、感情在散文诗中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存在，而又需通过“美”来加以表现。我以为，他为我们解决了散文诗文体特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课题，即：深邃的思想、真切的感情与美的诗意表达浑然一体的存在与运作，是散文诗最基本的美学奥秘。

二

王幅明先生以他一贯的严谨，细微的作风，抱病编选了这本诗选，其规模、质量和印刷装帧的精美程度，在国内地区性散文诗选本中，堪推为最。我读后感到最佩服的一点是，他以这本书的整体面貌和风格，为中国散文诗树立了一个质朴而美、正派大度的审美形象。我想到一句话：“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种浩然大度，质朴自然的诗风，唯黄河的形象可以为喻，或也是河南人豪爽性格的一种体现吧。

窦跃生的《南阳汉画》中，有一章《二桃杀三士》，这是个人们熟知的故事，诗人以凝练的语言直击这个故事中震撼人心的内核：

“英雄之血，不曾溅洒于仇敌的箭镞，却红了兄弟的白刃。
三位勇士。
两枚桃子。
一个阴谋。
杀人不见血的故事在石头上演树，这个沉痛，比石头还要沉重。”

思想隐于平淡、冷峻的陈说之中，让读者领悟，这便是散文诗。

邵超的《疾风知劲草》，全诗如下：

“劲草，往往被疾风践踏，因为疾风知劲草。
柔弱的草，低矮的草，摇摆的草都很侥幸，因为疾风根本就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
疾风放在眼里的，也只有劲草了，所以疾风带来的灾害，永远属于劲草。
劲草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许多人谈散文诗的哲理性，且有“哲理性散文诗”的名目。其实，那种干巴巴的赤裸裸讲道理的“条条”，未必能算是诗。寓思想于形象，才是散文诗较好的处理方式，邵超的这个短章，值得反复思考、玩味。

王幅明的《跌落》是观瀑的感受。他在这章散文诗的最后写道：

“千里迢迢来此，只为看一次生命的跌落。
跌落产生壮丽。
唯有跌落，唯有跌落之后灵魂的不屈与不灭，才真正显示出生命的辉煌。”

三小节，迅捷地转折，每一转折达到一次上升，唯散文诗有这种轻捷灵活地抵达思想高度的快感，犹如坐着电梯升空。

三

思想在散文诗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她如何诗性的表达，愈来愈为诗人们所理解和巧妙地处理，在这本选集中成为突出的亮点之一。仅此尚不足以表述她的成就的丰硕和多样、思想性和美文性的双赢，诗的凝练与散文的舒放之并翼，题材和风格上的多样，内容上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及其诗性的体现，都是值得介绍的优点，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详尽了，仅举最突出的几则，稍加阐明吧。

老诗人潘万提以爱情题材诗知名，《渴望》也是，但都与常见的“软抒情”不同，我觉得非常别致，是爱情诗，又似不仅属于爱情，或对人生追求的其他境域，也颇有启示：

“渴望的手臂，举起来许久了。
想拥抱那一轮情爱的太阳。
冬日的太阳，陌生而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
仍在这远天闪烁温存的光芒。
举起的手臂，没有放下；
时间长了，便成了两棵苍劲的树；
只要心不衰老，十指的枝芽便不会枯槁，微颤，也是一种绵延的渴望。
那一只太阳鸟，还会来筑巢吗？”

女诗人蓝蓝的《散开的花束》，是一组多节段的抒情长诗，非常美。仅举一首。

“深夜，听——是什么在响？
风一阵阵吹过去了。
月亮移向西窗。听，是什么在响？
冥蛾在梦中抖了一下翅膀，寂静压在嘴唇上。
听——还有，还有什么在吻？
吉他挂在黑暗的墙上。”

对于这样的散文诗，还需什么赞扬，不需要了。只能用她自己的诗来称许：“每一个词都闪着宝石的光芒！”

李俊功写了许多民工生活的短章，很感人。我更喜欢这章《晚春》。不过是对于一片落花的惋惜，我却读出了对于人生、对于生命，自然也包括对于民工那样弱者命运的同情与忧伤。细，写得细极了：

“从早晨开始，花瓣纷落，直至黄昏以后，晚春的忧伤部分让一滴滴露珠渐潮湿了。
薄如刀片，削去了赞叹里的虚词！
无数青春的笑脸生动着表演的舞台。
想极力走得更远，甚至地平线以外，甚至心情以外。甚至久久的仇恨之外。
其实是一片花瓣以外！”

王剑冰是一位多产作家，我欣赏的是他的一些“超短章”，非常精炼，而又舒展灵动，很有味道，如这一章《河之语》：

“林将雾气撩开了——河的早晨，——河的灿烂。
顺着河，不只抵达黎明。河在昼夜兼程，抬眼之间，河已远去。
河是时间的故乡，乳名在这个故乡长大，长大的还有村庄和城市。
河从不饰掩自己的激扬、阴郁、愤怒或渴望。
每个人的童年都流淌着一条河。没有河流的地方，让人心绪不宁。
河是岸的意义，没有河，岸无以为岸。而河流可以选择岸，或排斥岸，流动就是河的目的。
荒原上的河，是自然的骏马。”

感谢幅明先生，为我们选出这样一本阵容强大内容丰厚的书。书中的优秀作品甚多，远不止我提及的几篇。诸如马新朝、廖华歌、森子、汗漫、曼畅、王猛仁、乔叶、艺辛、毅剑、冯杰、沉沙、马东旭、刘德亮、郝子奇、单占生、田桑等众多诗人入选的作品中，都有不少颇富特色的篇章，相信读者们定会从中获得充分的审美愉悦的。

2010年9月3日于青岛

皇太极觉得，在圈子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斗智远大于斗勇。于是，他就利用大汗的便利条件，提出成立一个“文馆”，主要负责翻译汉文书籍，注记政事。皇太极提出这个建议，三大贝勒觉得皇太极弄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魄文人，搞这个东西，完全是搞政绩形象工程，与他们利益无害。于是，全票通过。

文馆成立之后，分为二办，一办由达海及刚林、苏明、顾尔马珲、托布戚翻译汉文书籍；另一办由库尔缠、吴巴升、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国家政要。达海为文馆总领袖，长期从事文馆工作。

皇太极把这些人摆在明处，是给他的对手看的，暗地里却选拔精明练达的汉族降官、在努尔哈赤时代幸存下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不看文凭，不看出身，只要有能力，有本事，都可以在馆内谋一个饭碗。

其中，皇太极以文馆为依托，建立了为他以后开疆拓土、铲除异己出谋划策的“智囊团”，主要成员是：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罗锦秀、张存仁、马光远、石廷柱等。

这些人，都是标准的封建文人，接受过“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思想教育。但是，他们又遭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挫折，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虽胸怀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志，却一直不受当权者赏识。

皇太极高人一等，发现了这些人身上巨大的能量。在他们落魄之时，以伯乐的身份出现他们面前，送给他们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舞台。这些人对皇太极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暗下决心，誓死捍卫知音的利益。

老百姓有两怕。一怕当官没文化，二怕流氓有文化。皇太极不是老百姓，但也怕身边那些流氓有文化。要对付那群流氓，靠打手不行，得靠文化。

后金兵突破北京东面的防线，毫不客气地杀过来，不但要钱，而且要命。这让大明圈子里的人，吓破了苦胆。谁也没想到，180年没发生过的事，马上就要发生了。

皇太极的八旗军和蒙古两旗兵，一路上烧杀抢掠，自然是吃得沟满槽平。到达北京城下之后，在北土城关之东扎营。两翼骑兵，在东北扎营。扎营之后，杀猪宰羊，吃饱喝足，准备向饿着肚子的袁军开战。

要想打败明政府，这个袁崇焕，不能不除。

怎样才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战场上无法解决，最起码暂时解决不了。怎么办？皇太极一筹莫展。

在后金圈子里，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这样资格老、战功多的大贝勒，也有圈主皇太极的嫡系。

还有一种人，没有好出身、好背景、大战功的人，皇太极对他们有知遇、赏识之恩，他们也非常想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在圈子里站稳脚跟，出人头地。这些人，如宁完我、范文程、高鸿中、鲍承先等人。

这些人，都是汉人，为明政府效过力。在明朝圈子里，不得势，投奔或者投降后金圈子之后，也生活在圈子里的最底层，一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皇太极为了巩固他的小圈子，挤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的圈子，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组成智囊团，主要负责圈主需要的阴谋和阳谋。

宁完我、范文程、高鸿中、鲍承先这些人，读过书，文化水平高，深谙官场、职场、圈里圈外的斗争学，也非常想凭借自己的脑力劳动，为主子出点子，想主意，为自己谋个理想的位子。

袁崇焕一门心思做业务，但是，他忽略了做成业务、做好业务的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他需要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大明朝政府。

遗憾的是，作为一代英雄，袁崇焕根本没把这个平台当回事儿，他自认为，自己忠心爱国，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谋私，不为己，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处处、事事、时时都是为了大明政府的利益，大明政府就应该支持他。

自从袁崇焕擅自杀掉毛文龙，断了阉党圈子的财路，阉党圈子里的侍郎温体仁、周延儒，吏部尚书王永光，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利用袁崇焕上任后，不断缺饷、宁远兵变、锦州兵变、主张议和、擅杀毛文龙这些事，大做文章，天天给崇祯洗脑。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皇太极绕道入关，这让阉党圈子里的人，抓住了袁崇焕的把柄，大做文章。阉党圈子里的人，眼里只有圈子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根本不予考虑。这些人，抓住崇祯偏听偏信的弱点，猛烈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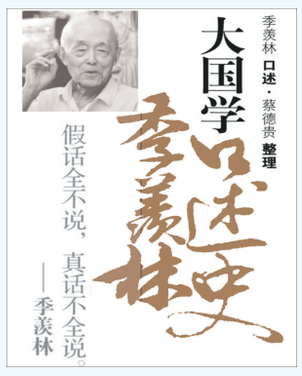
东林党圈子里的人，在袁崇焕下狱后，也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袁崇焕无罪。他们能做的，就是跪求崇祯，这无异与虎谋皮。崇祯对东林党圈子里的人，都持怀疑态度。

17

连载

季羡林：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跟上时代，不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要做哪些工作，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清楚，也不知道。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定不糊涂。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敢说（山东土话，意为不好说）。

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口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无法下笔。我也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也无法如愿。



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

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我觉得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就是“侠”和“士”。

“侠”字，西方语言里没有，据说日文里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侠”字是中国特有的。侠一般被认为是好人，仗义疏财。一个侠，一个士，祢衡骂曹是士。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不能等同于士。

蔡德贵：我星期天要在山大附中讲儒家文化与道德，您讲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主要讲您的孝亲和尊师。孝亲您经常提的，您讲过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讲您对老师尽弟子之谊，把尊师做重点。

季羡林：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孝亲？孝亲很重要。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批孝批得很厉害。有个名字忘记了，哦，叫施存统的人，实施的施，存在的存，总统的统。这个名字不敢说，不要写了。他批这个孝，认为孝是罪大恶极，一无是处。

蔡德贵：当时有市场吗？

季羡林：当时恐怕是有的。那时候人的脑筋，“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解放，思想走到极端。

蔡德贵：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季羡林：影响到什么程度，那我就说不出来了。儒家的重点思想是孝，就是一定要和儒家的孝挂钩。现在应该大讲孝道。那一年（2001年）我回故乡，我特别到我父母亲的坟上，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有人，马景瑞就说，这个做法不妥当。我说，我故意，大张旗鼓，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敢提孝，我就偏大张旗鼓（反潮流）。我认为把孝与儒家糟粕放到一起，是完全不正确的。

蔡德贵：我们去年到临清，也到您父母的坟上，和钱文忠一起三跪九叩。

季羡林：当然咱们中国的《孝经》，有一些是过了头的，当时也不能用，现在更不能用。比如王祥卧冰，冬天父亲母亲要吃鱼，身体把冰融化了，再钓鱼。卧冰是身体把冰融化，再捉鱼。

蔡德贵：您在临清磕头反应不是很强烈。

季羡林：“五四”总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有时候过头了。过头就是把孝与儒家的糟粕并列，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还是，第一是爱国，第二是孝亲。现在更要孝亲。

蔡德贵：现在不孝顺的人挺多。

季羡林：这个也没有社会舆论，这就不成。所以更要提倡，所以我把爱国摆在第一位，第二就是孝亲。

蔡德贵：这八个字，您还没有专门写文章。

季羡林：文章我没有写，可是给别人写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我起码写了几百张了。

蔡德贵：您提倡奥运会要把孔子抬出来。香港孔教学院的汤恩佳博士非常感动，说能不能联系一下，他特别想来拜访您。这个影响是他自己永远也不能达到的。他一直想来拜访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他多年来在大陆捐赠了大概几千万元的孔子塑像，非常大的气魄，他74岁，为推广孔子思想不遗余力。山东大学的孔子像也是他捐的。他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允许，来拜访您。他认为孔教，这个教，是教化之教。他与您观点不完全一样。他认为是孔教，孔教的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有教化的意义。

季羡林：也用不着那么解释，（孔教）就是宗教，唐代那就是宗教。儒、释、道三教，堂而皇之地叫宗教。这无所谓。

蔡德贵：他认为，大陆对孔教有贬低，孔教就是挖掘孔子思想的教化意义。

1